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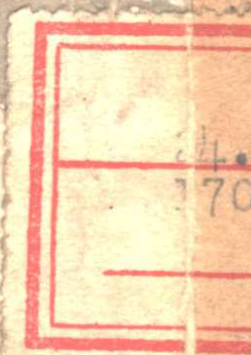
157-2

2520

叛徒

德里克·卡爾通著 尹 林譯

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徒 叛

德 · 卡 爾 通 著
尹 林 譯

上 海 出 版 公 司

編號：108

叛 徒

類別：文學藝術

著 者 [英] 德里克·卡爾通

譯 者 尹 林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證號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346號701室

排印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地址：上海市西康路337弄90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The Story of the Rajk
Conspiracy

著 者 Derek Kartun

原出版者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50

定價：人民幣4,600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字數：86,000 印數：1-18,000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62耗×1067耗 $\frac{1}{36}$

印張：5 $\frac{1}{6}$

前言

這一篇關於拉伊克陰謀案的敘述，是比小說還要離奇得多了，因此我感到不能不談一談我的材料來源。

這些篇頁上的任何一件事實，不是由我所臆造，假想，製作，或修改的。基本上，我所根據的是匈牙利政府在公審後所公佈的官方藍皮書，題爲在人民法庭前的拉伊克及其從犯。這本書幾乎是審訊詳情的全部紀錄，如果讀者會因我的敘述而引起興趣，我竭力推薦他們找來看看（已有英譯本）。我曾依據報紙和一般的參考資料，了解這一審判案的歷史背景，及關於南斯拉夫的情形；本書在必要時也引用了一些。我在下結論時候，總盡量說清楚是我自己的結論；而我所提到的陰謀案中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則是他們在公審中的供詞裏所

說出或表現了的。

公審期間，我始終在場，並幸能接觸在公審以前和拉伊克及其同夥相熟的一些人，向他們徵詢材料。至於我根據這一案件的事實所做出的一切結論，當由我個人負完全責任。

德里克·卡爾通 一九四九年十月於布達佩斯

目次

前言

一	一九四四年的出賣行爲·····	一
二	流亡在瑞士的一羣匈牙利人·····	三
三	拉茲洛·拉伊克的過去·····	三
四	一九四五年的布達佩斯·····	三
五	鐵托與麥克林代表團·····	四
六	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在匈牙利的活動·····	五
七	阿巴吉亞的會晤·····	五
八	尤比莎·雷巴爾小史·····	七

九	凱利比亞的第二次會晤·····	二二
一〇	共產黨情報局採取行動了·····	九三
一一	米洛施·莫伊奇的被害·····	二〇
一二	巴克斯的最後一次會議·····	二〇七
一三	在莫斯科的間諜活動·····	二一七
一四	拉薩爾·布蘭科夫的懺悔·····	二三
一五	政變已準備就緒了·····	二五
一六	逮捕·····	二六
一七	公審拉伊克·····	二四〇
一八	鐵托的警察國家·····	二五
一九	這次公審給我們的教訓·····	二六三

一 一九四四年的出賣行爲

對於德意志帝國的軍隊說來，一九四四年是他們慘敗的一年。年初，蘇聯紅軍以破竹之勢，衝破了希特勒東綫的大量集中的軍事部署，將城市一個個包圍起來，把德國頑強得像刺蝟一樣的堅固陣地打得粉碎。同年夏季，紅軍已屹立在匈牙利的邊境；德意志軍隊於是瘋狂的準備以匈牙利的首都作他們的防禦堡壘。六月，期待了很久的西方第二戰場開闢了，駐在法國的數量不多的德軍，在英美兩國的襲擊之下踉蹌後退了。無論是西方或東方，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開始崩潰了。

就在這生死攸關的一年，每一個國家中，在被德軍佔領後就開始起作用 and 成長了的地下抗敵運動變得空前的英勇。在匈牙利，正如在其他任何國家一

樣，共產黨就是這秘密工作的心臟與靈魂。

一九四四年時的匈牙利，雖然這項工作的範圍是日益鞏固和擴大了，參加鬥爭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可是抗敵運動遭受了幾次凶猛的打擊，而這些打擊的由來是神祕令人不解的。

例如，在這個國家遼遠的東北角落裏的薩托拉遼葉利監獄，發生了集體越獄的事情。這個監獄是專門囚禁政治犯的，犯人中有匈牙利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獄長拉約斯·林登堡是一個身材很矮，禿頭，滿臉長着絡腮鬍子的人，是後備軍中的上尉。很久以來，犯人們就覺得他對於囚室中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似乎都有非常靈通的情報。一九四三年，有一次囚犯們偷偷運進了一些政治文件。林登堡上尉似乎立刻就得到了關於這件事的情報，於是在全獄每一間囚房中進行了搜查，全部寶貴的文件就這樣被沒收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羣政治犯着手籌劃舉行集體越獄。計劃的一切細節在二月都給討論過了。二月末時，這個建議訂成了具體的計劃。他們知道他們和

衛兵之間要有一場惡鬥，決定將這一首當其衝的任務交由南斯拉夫人負責。準備參加這次越獄的約有三百人左右，在三月初的時候，一切都籌備就緒，只是等待決定行動的確定日期了。

德軍於十九日開到了匈牙利這件事，是否對這次越獄領袖們所作的計劃有所影響，我們一直不太清楚。但兩天以後，即三月廿一日，發出了行動的信號。精選出來的南斯拉夫人們向着衛兵衝去。一剎那間，全獄騷動，可是，也就在這剎那間，大家明白發生了叛變。因為在舉事後不過數分鐘，附近一個集中營的武裝齊整的衝鋒隊就在此地出現了。囚犯們突然發現了他們自己衆寡不敵，而且四面遭受槍擊；即使這樣，他們中間仍有七十五個人終於跑出大門。這時，大屠殺開始了，跑出門的人有五十四個被衝鋒隊及衛兵們包圍住就地槍決了。其餘的二十一個被捉住，五天以後，當匈牙利軍事法庭的軍事裁判到來時，有十一個人被判絞刑處死。這一次越獄就這樣徹底的、慘痛的失敗了。

這次越獄運動的領袖們就這樣被消滅了。但是只有一個人例外，他是地下

的共產主義青年運動中的一員，名叫安得拉斯·薩萊。薩萊本來也是被囚在獄中的。這次預定越獄計劃的一切詳情他都知道，但是在事情發生的十天以前（三月十一日），他就非常出人意外地被林登堡上尉釋放了。

當德國人在匈牙利境內駐定以後，抗敵運動所冒的危險就越來越大了。除了查拉綏政府的野蠻的、動作靈敏的政治警察之外，又加上了凶殘敏感的德國『蓋世太保』。但儘管如此，宣傳、破壞和抵抗法西斯的工作，在整個夏天中一直繼續着，雖然，也不斷的遭受損失。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布達佩斯有兩個惹人注目的青年人坐在娜基貝拉糕餅店的院子裏。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這個以糕餅鮮美著稱的店中擠滿了從鄰近的中產階級住宅區來的顧客。這兩個年青人坐在離入口很遠的一個角落的樹下；他們所以坐在那裏，是因為他們想能清楚地看到進口處，以便在不速之客到來時，能夠及早對付。另一方面，他們也盼望盡可能的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這兩個人裏面有一個名叫安德里·薩瓦里的二十九歲的漂亮小伙子，他是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總書記，是許多年來警察渴望捉到的人。另外一個也是這個運動中的一員，就是他約好在此地會面的；他喜歡約人到這個地方來會晤，因為這裏人很擁擠，而且又是通常警察不大注意的地方。

可是，在進口的過道上，突然出現了五個穿憲兵制服的人，薩瓦里是一個思想敏捷的人，他想到假若讓他們捉住，他一定會受酷刑，會像共產黨最出色的領袖之一，費倫克·羅莎在一九四二年一樣地死在拷刑室中。即使他不死於酷刑，並且雖受刑而不出賣他的同志，那麼也一定會像前任匈共總書記若丹·舍恩赫茲在同一年那樣被絞死。薩瓦里馬上警覺到憲兵們的目的是在找他。同時，他也想到了在組織中有了奸細，將這次秘密會晤出賣了。他認為除了抵抗以外沒有任何別的辦法了。當憲兵們穿過擁擠的桌子朝他們這個角落走來時，他就抽出了手槍。在被打倒之前，他打死了兩個憲兵，他自己滿身都是彈孔。他的同伴，則在憲兵們一心注意着薩瓦里的時候逃跑了。

這對於抗擊德寇和匈牙利法西斯主義者的地下的青年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損

失；並且始終未曾發現是誰給了警察局關於在糖果店會晤的這一情報。但是，在薩瓦里組內有個蒼白、熱心的青年人；他額頭很寬，是一個乾燥乏味，賣弄學問的人。他的名字是安德拉斯·薩萊，才從監獄放出來沒有好久。

那一年，東歐的許多人却得打定主意：將來怎麼辦。德國人之不能打勝仗，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在匈牙利，曾經在霍爾第海軍上將的法西斯政府裏做過事的人，而尤其是那些對於法西斯忠心耿耿，因此後來在公開納粹化的時期中能繼續在查拉綏所主持的吉斯林政府中做事的人——這些人感到很難做決定。他們是否在塔台的時候和德軍一齊撤退，以便在中途能夠終於遇見那些從西面來的美國人呢？還是留在那裏在紅軍治下碰一碰運氣呢？譬如拿喬治·巴爾費及和他類似的人說來，這兩條路都是有嚴重缺陷的。

巴爾費上尉一向有志於軍界。他出身於銀行家的家庭，在魯都維克軍事學校攻讀過，並在墨索里尼所辦的一個軍事學校裏上過一年學。

在意大利留學的時候，他開始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一套辦法十分崇拜；

但是儘管他酷愛軍隊生活，並且他又受過軍事參謀訓練，一九三九年他却被迫辭去了軍職，原因是他的妻子屬於猶太人的血統。一九四四年，喬治·巴爾費已是滿腹牢騷了。以他這樣一個不甘寂寞，野心勃勃的人，加上他又是匈牙利上層階級的典型法西斯軍官，喬治·巴爾費當然要找一個顯揚自己的機會。

早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巴爾費就斷定德國一定戰敗。他知道希特勒在頓河慘敗之後，再也不能恢復其力量了。於是還在一九四四年，當紅軍到達匈牙利的東疆時，巴爾費開始向左轉了。他相信匈牙利解放後，必然會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說不定還會有一個共產黨政府。以他這樣一個有野心的人，這時除了加入共產主義運動以外，難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路可走？何況，趁運動尚在艱難時期和尚未十分普遍的時候加入，並在解放之時，以一個稀有的具備軍事經驗和不折不扣的革命者的資格出現，是再好沒有了。但在謹慎的巴爾費看來，這一簡單的計劃是不無危險性的。只要想一想：假如共產黨沒有當政，便又怎麼辦呢？即使他們得了政權吧，但後來發生了反革命戰爭，美國人打了回來，讓霍爾第那羣人重新上台。那時，他又怎麼辦呢？

假使他喬治·巴爾費痛下決心，入了共產黨，那麼，萬一右派捲土重來，他便一切完蛋了。他進一步想起一九一五年時，匈牙利的軍官曾是何等凶殘！那時，作為存在了五個月的工人政權的代價，成千入犧牲了生命。想到這裏，巴爾費便清楚的看到，假如走這條路，他的腦袋可能保不住。

在德國人撤退時，和他們一齊逃到西方去，任美軍和英軍處置嗎？但逃亡的法西斯軍官，在戰後將只有一個銅板買十個的身價；這一點，巴爾費是看得很明白的。他所能指望的最好的職務，不過是替美國人帶領那些正在西方積集起來的，來自霍爾第軍中的流氓。無疑的，他將在巴黎或布魯塞爾，和那羣窮困的流亡者渡過淒涼的晚年。

對於野心勃勃的巴爾費來說，這第二條路無疑是黯淡的，不夠味的。但是，假如美國人打勝仗呢？假如東方和西方打了起來，匈牙利的軍官又勝利回國了呢？那時他必能在新的法西斯匈牙利，得到一個和他的野心相稱的職位。但在這個夢想實現之前，他要駐紮在一個生活愁苦的城中，拿着不足數的軍餉，挨過多少時日呢？而且他有什麼把握，說這個夢想一定會實現呢？

這是個難作決定的問題。面對着這個問題的，也決不止巴爾費一個人。在東歐，成千人都站在路旁，捉摸着究竟爬上那一輛車去。後來，他們中不少人進了社會民主黨。也有進了共產黨的；但由於共產黨人厲行整頓自己的隊伍，使巴爾費之流常常感到難以應付。

當時，預測着軍事情和政治行情的人們，都難免爲局勢所迷惑，巴爾費也不是例外。他於是去找他的朋友蘭克斯上尉商量。蘭克斯還在匈牙利軍隊中做事，但他也相信德國人是打敗了。巴爾費和蘭克斯大體上獲得了一致的結論，就是說：在匈牙利，最光明的將來大概是屬於共產黨的。但這兩位聰明的人物的頭腦還不太簡單；他們並未根據這一事實，決定立即設法加入共產黨。他們做出的計劃，還要高明得多。蘭克斯將跟隨他所服役的匈牙利軍隊西撤。他將在德國投降後，和英國人及美國人取得聯絡。巴爾費則準備混進共產黨，越能取得負責的地位越好。以後，假如共產黨真勝利了，巴爾費就可以做蘭克斯的担保人，並叫他回國，給他一個好差事。假如西方列強勝利了，蘭克斯又可以做巴爾費的保人，說他雖是共產黨人，却又同時是右派中極可靠的一員；

而他之加入共產黨，目的在於給美國人當密探。而且蘭克斯事先會告訴美國人說：匈牙利共產黨員喬治·巴爾費願意聽你們指揮，並可以隨時接受你們所指定的任務。

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很簡單的：由巴爾費掩護蘭克斯，由蘭克斯掩護巴爾費。在匈牙利，不論是民主政治失敗或是法西斯政權失敗，巴爾費和蘭克斯總要勝利的。

當抗敵運動正處在和警察的生死鬥爭中；當這一運動所處的形勢正是十分險惡；當戰士們寡不敵衆；當他們被敵人捕捉着，並受着人類智慧可能設計出的最殘忍的殺害的威脅時；當舊政權的擁護者如巴爾費之流正在爲他們個人的將來打算盤時；有一個人，正在匈牙利的某監禁營渡過一九四四年的歲月。這個人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就被捕了，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才被釋放。但他只獲得了幾個月自由。一九四四年尾，他又被捕了，而這一次逮捕他的，是軍事反間諜部。依他自己的請求，他的審判是在索普隆科希達城祕密舉行的。由於特